文藝

南通報附刊　第四十九號

寶應朱峻夫先生七十壽序

李詳

高名箸戴四姓冠蘭錡之宗上德孫齡五福楪筭時之算西京卓爾之彥搜爐極於懸金東魯巋然之材覯藝工其柒翰積善之家餘慶則庬褫之錫方新好書之人多壽則耆齒之語不爽近當參黷之劫求諸爵尉之賢聞見所及其惟我峻夫先生乎先生差詳一歲交逾十年昔本姻連未通欵愫逮於壬癸之初始獲過從之雅其時滬濱栖屑炳若曙星錄永嘉之流人稽秦川之公子藉蹇修以爲媒作劉尹之數詣因悉先生家世聆其緒論車中子愼鄭君聆以舊聞堂下然明叔譽引爲知己茲値先生吟開八袠賓酬萬年猥當授簡之尤敬託侑觴之助揚榷而陳其庶幾焉先生早嵩一豐熟精四部淩鑠山帶之文學止鼎銓甫之邃雅先生躬承其後傾其瀝洨謝客兒之逃祖德不忝宗袞爲衆佚鋪子之倍玄亭遠接蜀莊之緒此其人倫師友間之可重者先生累試不售因以貲郎自效浮湛人海晚依方嶽長公壯節失時後於諸巳安仁閒居知命委之掘宦其始則誦汝墳而解帶繼復陟岵屺而歸襟桑梓之戀時蜷曲而迴翔竹林之集率鴻軒之儔侶少游之厲爲善何羨銅馬之陳木叔之徇以仁遂兔腐鼠之厄此先生之居鄉里之舊事也至於玄黃龍戰海寓騷然先生儆余雞栖橐裝狼藉獨載精本自隨視爲特健之樂漆書縣肘杜伯山暫署賓銜鉛槧隨身楊子雲尙詢計吏先生樂之不疲古有專愚乃復因此私計詳與先生定交適有天幸初因古愚之紹介復藉地山之周旋每當春秋佳日率拂相招白社同游黃爐小集先生岸林宗之墊巾坐戴憑之重席或論舊槧佳鈔或評泥封泉箎或估書畫之値或叚碑帖之鐙雄辨劇談軒眉聳抉先生踞若孤羆諸君聲如哮虎下走參預其間從容獻說先生爲之撫掌下走輒藉多師先生既爲弄丸之兩解下走亦出乘羽之一言南皮此樂共覩爲常北海相推有如俾乂此與先生互定章弦之贊獲縱班尹之談之樂事可紀者又先生許假古籍芸檀什襲咸可借觀有蕘圃葵里之臧無存齋禹生之競方之前代則子相集焚功甫色悛其視先生遠矣先生性好異書記誦最富思借箋注寓其奧博先生因念北若漁洋南如竹垞注者數家主客互顯先生以海甯查夏重敬業堂集至爲繁富世系以白揣少之先生謂其用事如水中著鹽無迹可尋故宣城施愚山集容可不注初白之集必注乃顯詳語先生漁洋竹垞注家去作者不遠詳昔序山陽徐先生注亭林詩舉注王朱詩者皆鄉里之後生與徒彥之胄子今先生去杳而年且無祖述奈何鑽此觚邪先生听然而笑極思治此阿蘊中山尼玷薦賢許政身諸事曾共商略竊願先生以秉燭餘明殺青寫竟必有陽湖顧北識集賢之徇沈元和定宇揭箋注之肱匧爲先生敢以此頌先生其樂聞之先生有才子企輝曜東兩兄二離揚㢈一門娩炎企輝治家潛蘊之奉曜東從宦蓮金穀之司兼之碧梧翠竹秀苗庭階綠葵紫蕤櫝登鼎俎隊南之養久式鄉閭昔際先生六十曜東時官京華禮致鴻生藥篩圖嶽華言馨懿凡夫先生文章道德任郵睦媚仕余嘉招隱協肥遯罔不極淵雲之墨妙黯淵錙豪寫紀羣之石交艳同丹艧譽之乍游雕渙粗識淪漣升觀華嵩能辨邱壑詳於先生不應襲彼直撞謚爲笨伯況以昔日白首投分之雅緇素談藝之殷遠公廬阜曾附宗雷子期河內夙摯嵇呂故屏儵忽之酬仍規雕篆之素與陵餘子生解步趨扶風節士躬執炊爨厲響在於發鯨程力廿以試象先生識曲聽眞論文析義不知先生當此爲跐僶之傅徒抑賦頌之別乘實則白闘戶牖意逞狡獪而已近者攬揆之辰先生介倍扶杖名德通瞻翟車價從珠玳集城外之衣冠子姓斑斕效庭前之舞蹈江天雲霧之裏少微之星獨明淞濱日月之輝處士之盧交映詳乃得以愚管專輒爲言審官速喩景敵於若光責諾有神冥報積以靈感詳爲初白翁請於先生用附上壽之詞以陳亦思顧秀野故事見於暴書亭集中也

石門吳待秋徵爲梅館畫梅次原題韻奉酬

貫恂

懸子望梅情有增日無減寫寄一枝春
兔穿鐵門檻

謝諸公贈詩

海藏

俯仰漏將盡踽踽猶夜行夜行何時息
所期晦復明友明頗見哀賦詩勉艱貞
用意雖淵默動天如雷聲願君莫輕言
相忘實與名

一斛珠　茉莉花

汀鷺

晚霞如潑殘陽半啣遙山曲闌閒正罷
銀盆浴露穀冰綃隱隱膚如玉鬢邊
襟上花球簇輕風扇處香盈握滿床凉
擁月明宿夜深人靜誰喚芳魂覺

石遺室詩話（四十八）

陳衍

題棲隱村圖詩同社皆作幹甯作極爲自然云畫中風景吾能說一度幽探老不忘最好橋邊添酒旆未應山腹失僧房急流投澗雷聲大怪樹拏雲鬼臂長有屋數間田十畝此鄉不隱隱何鄉句如特覲云湯魚味美贏封鮓山芋年豐異采薇梁芬敏（禹瓚）云君家栖隱村隱者在何許惟其人不傳有之乃千古芬敏近長齋飯佛並詩亦不爲矣伯修云君看天下山水奇終須詩人幾首詩秀淵（張葆達）善評詩甚嚴而當自爲詩亦務求刻膚存液常欲以少許勝人多許余已選數首入近代詩鈔近出其年來所作則矯健無前如七月初九夜大風雨和鹿莊作云風雲雷雨日月星一元默運天蓋高哲謀庸又過則玩於秋行刑無可逃帝乃震怒命風后汝位東南權其操又命汝龍爲之貳爲朕髮櫛而茁薅臣后臣龍拜稽首千乘萬騎揮弓刀山移海倒沙石走雖有巢窟誰怒牢含沙射影在在是山都木客時時遭伏莽則蝮蛇豺虎吞舟則蛟鰐鯨鼉下至蒼蠅赤蟻醜附臭穢以爭腥臊凡爲民害殺無赦如擣枯朽如燎毛竊竈何知坐歎息四壁滲漉聞颸飉非常之原隰勿懼從來永逸當一勞因嗤蘭臺侍從陋雌雄貴賤陳滔滔又怪漆園莊叟誕衆竅大小詳號謞豈知迅烈必有變聖也修省況吾鄉國重典古有訓鳴乎安得士師咎鳴乎安得士師咎題友漁棲隱村圖云四山夾澗泉潺湲晴耶雨耶迷雲煙樵夫牧子三五躍山上村落山下田披圖我疑非人世欲往從之路渺然匡廬金焦豈不好終覺俗物汙林巒何如茲山荒僻魚鳥花樹全其天山人在山山自幽山人出山山更閒世無知者子勿惜縋鑿須防謝山賊和吳哲廬遊山遇虎云聖王不作暴物熾冥穴蕞剪無專職豺狼橫道蝗替田殺人害穀日千百有虎有虎名雖暴荒山窮谷自成國飢食藜藿渴飲泉於世何尤人何追子不戒愼犯其境虎寧怯牆爲子匿威能攫人不用威力能吞人不恃力始知大豪巨猾賢猶勝假仁子羨賊夷狄則進門牆揮斯義吾當斯虎直風高月黑林莽多日晴夾鏡爪牙磨一聲長嘯千巖過入閒弓矢將奈何近體如冬感二首云大雪南方猶未雪斷風無力雨霏霏晴預課簷前鳥塞燒頻更身上衣書爲授兒溫漸熟詩將寄友看遷非去年今日豹屏路秋後霜林映夕暉入共朝餐出晚鐘官齋隨作又經冬事稀顧我猶多愧秩散於人倘見容宿雨能青深淺竹閒雲欲暝兩三峯莫嫌風物歸蕭瑟拾自詩人意便濃二詩雜諸劍南集中殆不能辨和感遇崎江榷舍之作云士不功名臺閣間何如吏隱返鄉關五年宮舍科贏紐一櫂江流習往還力可十千呼美酒醉輕百萬買江顏浩然更有湖山與野鶴沙鷗相與閒（原詩有但祝篙車如願後湖西日暮一扁舟故云）昔沈子培論詩以爛熟爲最佳境以上三首近之矣此首起調獨生新次韻無競上巳日社集娛園兼呈如香云無競風情落幘巾閑門索句不知春如香才調粲珠玉擢徑迎賓吏可人一醉借名三月節孤吟白斷百年身直呼花氣相推激吏遺燈光照苦辛和芬敏屏山晚眺云山連北城壯樓與白雲齊此地十年到吾詩七字題臺洪江上下旗鼓嶺東西未敢多延佇天際戰鬼啼以上二首洒落不羣前一首格調生新同芬敏翼才如香暮遊北湖云環城一泓水隔水幾家村婦剪抽畦菜童收隊地豚虛舟待野客趁渡傍林根點點山鴉盡重重暉日昏此首亦是放翁

挽苦李先生聯

君覺

一年來恒爲君畏死多事之秋死亦足畏耶特畏門庭今日慘
九泉下或笑我傷心垂老之時心未堪傷己却傷塵世故人稀

又

龍眠山中居士常寂
鯨騎海上仙客不歸

釋定

讀壯悔堂辟疆園集序再依蘭老賜和韻述懷

時軸

侯生雪苑才無量江北江南兩辟疆三百年知諸夏有一千刼見大儒坊思玄織路蘸蘭美秋與耕泉灌菊芳蕉翦青天膝尺五駒過白日縶繩長（山谷芭蕉詩解持刀尺翦青天）

題徐丈積餘狼山訪碑圖

純九

壽碑汲汲居官日簡俗文以太守賢莫笑我生遲廿載淸談猶及侍林泉
一州纍壘惟天祚孤壁臨空半蘚斑深謝鹽輿矜惜意斧斤急收護山顏（五山石刻曾禁采石者毀鑿）
志例乾光此獨遺龍蛇金石未搜奇淮南嘉話因公著五朶芙蓉一卷詩（吾通乾隆光緒兩志均未志金石久欲從公徵補）
張范風流感慨餘徵題輩輩又憐余今覩昔江山在何似永和修禊時

流星

第三卷　第一期

淺克拉先生與蚊子

陳普揚

一

淺克拉先生正欣賞新時代，蚊子却來光顧他的手背。

他要讀新時代中的好文句，蚊子却要吮他手背上的鮮血。

他受不住蚊子嘴一刺，便眼光離開書，左手去拍右手背上的蚊子，祇輕輕地。

蚊子大約被拍的暈倒了，脚向天的在桌面上打迴旋，儘力的，儘力的。

他腦海中突然如是想：

「你索性殺死我好了，教我不死不活的受罪！」

於是他顧憐他，把他一捻，結果了他的性命。

他評判他自己：

「一面是個殘殺的，一面也是個慈善者；該下十八層地獄，也可昇高高在上的天堂！」

十七年十月六日

二

哈！這總可算是淺克拉的美德啦！

一個蚊子吃飽了肚皮，飛不動了，站在筆筒面上畫的綠草上歇力。

淺克拉在看書時，也會移動他的眼光到書外，蚊子於是被着中了。

他的美德便在這時實現啦！

淺克拉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緩緩地移近蚊子，剛捏住蚊子的肚，胖胖的肚。

蚊子嗡的一聲，滑脫手指，似乎奏着凱旋的歌去了，很輕鬆的。

淺克拉手指上留着血跡，蚊子覺得是不堪担負的，淺克拉幫他解除了；於是淺克拉的美德就此成立着！

十七年十月八日

三

『一隻蚊子被打在我的掌上了，蚊子四周都是鮮紅的血。

『平坐在我旁邊，眼看着這蚊子還在掙動，只是被血跡黏了，飛不起來。

『「你還是要昇天堂？或是下地獄？」平說。

『我給他一提起，當然想昇天堂的，我要把蚊子從血蹟中曳起，給他好飛上空中去。

『可是這蚊子殘餘的生命的力太薄弱了，雖說曳動他的身軀，他却不能飛，而且跌在地上了，似乎六隻脚也已不全。

『「這種給他生不得，死不得，不是等於下地獄嗎？如要昇天堂，當給他以速死之術，免受掙扎之痛楚！」

『我這麼一想，便用足尖輕輕地把他送入死城。

『「下地獄了，你！」平笑着。

『「我正是好昇天堂，因為我做了一件善事，雖說我是在他生不得死不得的時候斷送了他的生命。」我也對他還末笑着的答。』

淺克拉先生在他的隨筆上寫了這麼一段。

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四

又是關乎蚊子的一段記載：

淺克拉讀毋與子一書太高興了，不料四個蚊子一排地叮在他的左脚腿上。

當然一排鎗四顆子射進皮膚，那痛是異常的不可耐了，雖然毋與子書中的妙文引吸住他。

他俯下頭去，大拇指與食指合攏去一包抄，四個都被捻倒在地了，他又伸脚在他們身上一踏，於是都瞑目地離開了生之國。

「哈哈！好痛快！」

當他再開始看毋與子書中的妙文，他這麼高喚了。

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五

淺克拉正把第二隻襪子要套上左脚的時候，一隻蚊子叮上他的左脚肚。

「好機緣，一坐下來就遭蚊子的刦！」

他的手指接近蚊子的身，倏的把他夾住了，剛剛夾住六隻脚，翅兒振振的要飛，可是飛不脫啦！

「嚇嚇！好利害的蚊子，我要你不死不活的受徒刑了！」

他把蚊子的六隻脚在手指間一捻，蚊子舉着翅兒打了一個周旋，蚊子的脚落下了，空留得兩個翅揚身飛脫了。

「你想再寄住人皮膚上去吸血嗎？哈哈！」

這一個不值得注意的工作居然停止了他好三四分鐘，把穿襪的事延擱下來。

十八年八月十六日

六

這大概是淺克拉戲弄蚊子太甚了，死蚊子的友朋們來復仇的緣故罷？

他立在院子裏，坐在籐椅上，跳上樓，跑向大門外，蚊子都會圍住他的腿，使他叫苦，並且急的蹬足了。

這有什麼辦法呢？

積極抵制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即使撲滅死甲，乙丙丁的側面或後方攻擊，實無法去照顧啊！

淺克拉的腦筋畢竟不算滯鈍，他以為與其跑啦，坐啦，對於身心無大益處，倒不如躲在帳子裏；高興看幾篇小品文章，不高興，書向枕頭邊一拋，一隻手曲着抱住頭，一隻手按住肚子；睡不着，睜眼瞟瞟帳頂；那不愜意嗎!?

好了，他躲在帳子裏，死蚊子的友朋們對於淺克拉先生也不過在帳外虛張聲勢，嗡嗡的叫着而已！

十八年八月廿二日夜枕上

給甘棠姑娘

B.

甘棠：

……………

甘棠呀，你還記得嗎？我在去年秋節之前，就是那最後的一封信上，我不是告訴你，要在中秋節的晚上九點鐘為你默念三分鐘嗎？那夜月色雖不皎潔，——為瓦形的白雲遮着，但是樂趣無窮！我們在七點鐘的時候，雇了一艘遊艇，帶了中西樂器，買了各種花炮，攜了幾包茶食，水果，準備『放乎中流』，痛快的過一次佳節！歡狂的賞一次明月！行至公園橋前，聽見萬流亭畔的歌聲，我們受了她的誘惑，也將樂器取出，錚錚淙淙的吹彈起來了。歸途中，花炮ㄅㄧㄅㄚ地亂響，那銀蛇似的火花，直向碧空穿去，一會兒，掉下來了，聽見在水中嗤的一聲。那時我們的譁笑聲，噪得河水妹妹也不能安眠了！至九點鐘的時候，船停在××學校之後，那邊是濠河最闊之處；晚風拂拂，秋水粼粼；月光映在水中，一閃一閃地，彷彿與水熱烈的接吻似的！這時大家取出月餅，菱藕之屬，任情的狂啖；我也取了一個月餅，獨自倚在船舷，沉寂地不聲不響，這就是我默念你的時候呀！不知你那夜，是否感着我靈魂的拜訪？

甘棠呀，我再告訴你一樁有趣的事，其實也可說是不幸的事：記得是今年春天的某晚，我在樓下發現了你寫給我的一個信殼，其中却無信紙，信面上亦不曾書着月日，郵局蓋的印記，又模糊不清，無從辨別是什麼時候寄來的。那時我非常惱恨，——恨校役為何不把信直接交在我手裏，以致於被人遺棄在草地上，連信紙都遺失了。我又恨那惡作劇的人，你那把人家的信偷看了，我也不和你交涉了，你應該將原信交還我，為何把它遺棄了呢？同時我又非常懊喪，——盼望許久的信，現在既來了，自己又不能明瞭其內容。後來我又疑惑是個舊信封，偶然從樓上掉下去的，因為今天弟弟代我整理抽屜，也許他不曾留心，而把這個空信封弄掉了。直到我把你給我的信，一一的檢查過，才知道的確是個舊信封。那是我又非常的後悔，——倘若當時不檢查清楚，還以為你真的來了信，雖然沒有看見信的內容如何，但是你的高情，我是領受的！你的美意，我是要銘感的！也許可以因此寫一封信，問問你，謝謝你呢！

最近接得令妹信，才知道你真的有兩封信給我的，其中還有一首小詩呢，可惜我福薄，為郵局所誤，無緣拜識！

提到詩呢，我覺得詩的確比文難做得多，尤其是新體詩，更不容易寫得好。幾年之前，曾經濫着一時的熱情，寫過幾十首，近來因又多讀了名人的作品，自慚形穢，反而不敢動筆了。前夜偶然高興起來，湊成一首，不知你看了怎樣？

憑欄

孤寂寂地，獨自憑欄遠瞻：
西方懸掛着，一個鍍金的月亮。
那兒呀，就是我朋友的家鄉！
那兒呀，有天設的三峽之險。
月亮呀，你是一步步地向西徜徉，
你一定會走到峨嵋山前，
你如遇見了她們姊妹倆，
請你代我呀，道聲掛念！

……………

祝你康樂！

××謹上